



參獎 李文志 記錄光影的記憶



1.顏色存在嗎?

蘋果是紅色，天空是藍色，計程車是黃色，我最愛的鸞鸞是白色…
至少在19歲之前是。

2005年初夏，醫生兩手一攤淡淡的跟我說：視網膜色素變性目前還找不到治療的方法，因視網膜病變關係，會逐漸出現夜盲和周邊視野收窄，也許伴隨色盲情況，並可能在數十年後影響中央視覺。意思是現在只能等待，等待，等待的結果是可能直到有一天全盲。
母親一緊將指甲坎入我的手掌，我不覺得痛，甚至看不到在身旁的她已經淚眼盈眶。一個在發病前有如外太空不知名星球般的陌生名詞，現在我必須接受並孤獨居住在這星球上！

視野不斷縮小，眼睛前面好像塞著一根水管，只能孱弱的看見中央的景物。
世界如漩渦逐步向中心吞蝕，緩慢有如貝多芬「月光奏鳴曲」第一樂章，遲延的柔板沉靜、朦朧…慢的讓人窒息。

我是否應該慶幸眼中無色的世界，白鸞鸞是永遠存在的無色？

2.自己存在嗎?

手裡拿著NIKON FM2，這是母親年輕時最愛的玩具，她拍了許多父親的生活照。
我對父親的記憶都是靠母親所拍攝的照片為基礎，照片中的父親總是戴著墨鏡靜靜依在躺椅上，茶几上有台舊式黑膠唱盤，聽說他最愛聽John Coltrane。
直到父親過世後相機就一直擺在桌櫃抽屜，從此母親也沒拍過照了。

框框裡影像是父親唯一存在的紀錄，那墨鏡背後看到的是跟我同樣的世界。
不可抗命的遺傳基因，單純為了證明父親的存在不只在照片裡。

接手了來自母親的玩具，也繼承了來自父親的玩笑。
我將相機托著下巴，我想看清楚自己。鏡子有如瞳孔注視著世界，
眼白就像周圍的空間不斷的向外溶解、擴散，直到黑暗的彼端。
一剎那，紀錄著我存在的意義，如同父親，
放在框框裡是唯一封存記憶的方法。

3.記憶存在嗎?

我將相機固定在下巴或貼著額頭，這是我進行拍攝的標準姿勢，
在拍攝前我會跟先詢問對方的高度並以手長測量彼此距離。
當下定決心想成為一位攝影師時，我並不覺得這是天方夜譚，
看不到並不代表看不見，我雖失去了視力但還擁有視覺。
我能聽到更多，我能聞的更深入，視野不再單一受到圖像所統治。
樓下豆花叫賣聲，街頭剛鋪好柏油的臭焦味，麵包熟成時傳遞到手指的餘溫。
曾經生活微不足道的事物，讓過去退化的感官慢慢甦醒過來。
自覺失去其實得到更多，也許在圖像所統治的世界裡，我是個幸運的人。

攝影是記憶的載體，透過模糊的影像紀錄脆弱敏感的自己。

我曾經害怕，那光影有一天會離我而去。
我曾經害怕，那白鸞鸞會褪去完美的白。
但我願持續前進，永遠存在於光影的記憶裡！